

当代名家随笔丛书



澜

张 洁 著

珊 集

群众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3 号

版式设计:刘兆田

阑珊集

张洁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75 印张 107 千字 插页 4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1127-1/I·405 定价:4.80 元

印数:00001—21000 册



30 12

因为改用电脑写作，
久已不用笔墨，现在说是
创作者手迹，就稀生疏
地写出这几个字。

小 传

张洁 女 1937年生于北京。随母亲而不是随父亲祖籍辽宁抚顺章党区下哈达村。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

国家一级作家；国务院授予的有特殊贡献作家。

迄今为止是中国第一个获得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三项国家奖的作家，并获1989年度意大利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

1992年2月被美国文学艺术院选举为该院荣誉院士。这一终身荣誉，授予世界各国七十五位包括作家在内的音乐、绘画艺术家。

作品被译为英、法、德、俄、丹麦、挪威、瑞典、芬兰、荷兰、意大利等十多种语言，近三十部译本。

现任：

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

国际笔会北京中心会员

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北京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

目 录

挖荠菜	(1)
哪里去了, 放风筝的姑娘?	(5)
拣麦穗	(10)
梦	(16)
盯梢	(20)
怀念关中	(30)
假如它能够说话	(35)
你是我灵魂上的朋友	(40)
那过去的, 已然过去	(51)
纵然惜别终须别	
——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追记	(58)
心如明镜台	
——我印象中的冰心同志	(79)
老寿星	
——参谒冰心创作 70 周年展览归来	(89)

社会主义老哥们儿·····	(92)
醉也难不醉也难·····	(98)
文革中的一天·····	(102)
他不是个难猜的谜	
——关于从老哥的闲话·····	(105)
匆匆·····	(120)
致友人·····	(125)
过不去的夏天·····	(132)
没有标题的声音	
——与无标题音乐无关·····	(135)
我最喜欢的是这张餐桌·····	(139)
想起五月的那个下午，掷进特莱维喷泉的一	
枚银币·····	(145)
潇洒稀粥·····	(149)
耳朵长得太大了·····	(160)
结果子还是不结果子·····	(167)
富贵闲人·····	(172)
情淡如水·····	(176)
魅力的徐泓	
——为徐泓的新书《人物风景线》而作	
·····	(179)
始信万籁俱缘生·····	(184)

换笔忧欢·····	(194)
人间正道是沧桑·····	(201)
你可真是在天上? ·····	(205)

挖 荠 菜

小的时候，我怎么那么馋呢？只要我一出门，比我小的那些孩子总是在我身后拍着手，跳着脚地叫着：“馋丫头！馋丫头！”我呢，整个后脊背就象从上到下地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羞得连头也不敢回，紧贴着墙边，赶紧跑开。

慢慢地，人们都忘了我原来还有个名字叫“大雁”。

我满肚子的羞恼、满肚子的委屈。

七、八岁的姑娘家，谁愿意落下这么个名声？

可是我饿啊！我真不记得那种饥饿的感觉什么时候离开过我，就是现在，我一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记忆里最鲜明的感觉也是一片饥饿……

因为饿，我什么不吃啊。

养蜂人刚割下来的蜂蜜，我会连蜂房一起放进嘴巴；刚抽出嫩条、还没长出花蕊的蔷薇花梗，剥去外

皮，一根翡翠簪子就呈现在眼前，一口吞下，清香微甘，好象蔷薇在你的嘴里抽芽开花；还有刚灌饱浆的麦穗，火上一烧，搓掉外皮，吃起来才香呢……

不管是青玉米棒子、青枣、青豌豆、青核桃、青柿子……凡是没收进主人仓房里的东西，我都能想办法吃进嘴里，我还一次没有让人抓住过。倒不是我运气格外好，而是人们多半并不十分认真惩罚一个饥饿的孩子。当然也并非人人如此。

好比那一次我在邻村的地里掰玉米棒子，一下被看青的人发现。他不象别人，只是做做吓人的样子把我们赶走就完，而是拿着一根又粗又长的木头棒子紧紧地追赶着我，不肯善罢干休。

我没命地跑着。我想我一定跑得飞快，因为，风在我的耳朵两旁吹得呼呼直响。我两只招风耳朵，也一定被疾跑带起来的旋风，刮得贴紧了脑壳，就象那些奔命的兔子，把两只长长的耳朵紧紧夹住脑壳一样。

也不知是我吓昏了头，还是平时很熟悉的田间小道在捉弄我，为什么偏偏横在面前一条小河？追赶我的人越来越近了……人要是害怕到了极点，就会干出不顾一切的事情。我还没来得及多想，便纵身跳进那条小河。

河水并不很深，但足以没过我那矮小的身子。河

水不容我喘息地压迫着我的呼吸，呛得我一口接一口地吞咽，我一声不吭地挣扎着、扑腾着，身子失去了平衡……我吓得几乎背过气，但岸上那追赶人的笑声，却出奇清晰地在我耳边震荡。

而那河水依旧无知无觉，不停的流着、流着……

我简直不知道我是怎样爬上对岸的，更使我丧气的是脚上的鞋子，不知什么时候丢了一只。我实在没有勇气回头去找那只丢失的鞋子，可我也不敢回家。我怕妈妈知道，不，我并不是怕她打我，我是怕看她那双被贫困折磨得失去了光采的、哀愁的眼睛，因为我丢失了鞋子而更加暗淡。

我独自一人，游荡在田野上，孤苦伶仃。任凭野风乱吹着我的额发，翻弄着我的衣襟。

太阳落山了，琥珀色的晚霞也渐渐从天边退去。

远处，庙寺里的钟声在薄暮中响起来了，那钟声缭绕耳际，久久、久久不能淡去；羊儿咩咩地叫着，放羊的孩子赶着羊群回家去了；家家茅屋顶上，升起了缕缕炊烟，飘飘袅袅，薄了、淡了、看不见了。就连一阵阵的乌鸦也都呱呱地叫着回巢去了。

田野里升起一层薄雾，夜色越来越浓了。村落啦、树林子啦、坑凹啦、沟渠啦……好象一下子全掉进了深不可测的神秘和沉寂里。我听见妈在村口焦急地呼

唤我的名字，可是我不敢答应。

我是那样的悲哀和凄凉，平生头一次感到，有一种比饥饿更可怕的东西，潜入了我那童稚的心。

经过一个没有什么吃食可以寻觅，因而显得更加饥饿的冬天，当大地春回，万木复苏的日子重新来临的时候，那会带给我多么大的安慰。那时，田野里便会长满各种野菜：雪蒿、马齿苋、灰灰菜、野葱、荠菜……我最喜欢荠菜，把它下在玉米面的糊糊里，再放上点盐花花，别提有多好吃了。更主要的是我在挖荠菜时的那种坦然心情，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享受。我再也不必担心有谁会提溜着大棒子凶神恶煞地追赶我，我甚至可以不时地抬起头来，看看天上吱吱喳喳飞过的小鸟、树上绽开的花朵、蓝天上白色的云朵……

我提着篮子，急切地向田野里跑去，荠菜，象一片片绿色的雪花，洒在田埂上、垄沟里、麦苗下。

荠菜，我亲爱的荠菜啊！

1978. 5.

1993. 9. 30. 改写

哪里去了，放风筝的姑娘？

逢到春天我就格外怀念家乡，这大概是因为它和我童年时代的许多回忆交织在一起的原故。

童年可不是童话。也许和童话还恰恰相反，但它还是让人感到无限怀恋。人们留恋的倒不一定是那种生活，而是那一去不再复返的、单一而天真的心境。

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始接触人生；开始体味种种复杂的心绪；从蒙昧无知游向知识之海……而对那第一次领会到的万千景象，会分外认真地留在心里，一生不会忘记。后来经历的越来越多，反倒越记不得了。

在那乡野的游戏里，最使我神往的莫过于春天放风筝。

那时，太阳照在黄土岗子上、照在刚刚泛青的树枝上、照在长着麦苗的田野上、也照在孩子们黑黝黝的脸蛋上……淡蓝的、几乎透明的天空中悠悠地飘着

孩子们的风筝。那些风筝，牵系着孩子们的欢乐、苦恼和幻想。有时，偶尔断了线的风筝，会使那小小的、本是充满欢乐的心立时变得无限怅惘。仿佛自己的魂魄也随着那断了线的风筝飘走了，留在地上的，不过是自己的一個軀壳。

想到风筝，自然会想到兰英姐姐。

小时候，我是一个十分笨拙的孩子（现在又何尝不是一个笨拙的老太太），一切对我要显得比别的孩子困难的多，所以常常成为其它孩子的笑柄。好比说，我扎的风筝要么飞不起来，要么刚飞起来就象中了枪弹的鸟儿，一个倒栽葱地跌落下来，立刻引起其它孩子们的哄堂大笑。那些笑声往往伴着我的眼泪。我好生气、好伤心、好害羞啊。

兰英姐姐不但会责备那些讪笑我的孩子，还自告奋勇地为我扎个我喜爱的、任何一个样式的风筝。我坐在她身旁的小凳子上，一边看她扎风筝，一边听她轻轻地唱着。那轻曼的歌声，象母亲轻柔的手，抚爱着我那受了委屈的心。我是多么依恋她哟！

她扎的风筝，不但比每个孩子的风筝都好看，也比每个孩子的风筝起得更高、更平稳。且不说放风筝的游戏有着多么大的乐趣，单只看兰英姐姐挺着苗条的身子，一根长长的辫子在柔韧的后腰上甩来甩去，在

旷野里随着不大的风势不时抖动着风筝上的绳索，就足够让我心醉的了。

后来，兰英姐姐出嫁了。

在乡下，出嫁姑娘讲究卖了几石麦子。姑娘越好，卖的麦子越多。我记得没有一个姑娘超过过兰英姐姐的麦价。

等到迎亲的那一天，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大伯子、二姨子、亲戚朋友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就象到了年根，人们脱手了一头牲口，到手了一笔好价钱那么知足。

人们吃着、喝着，一直吃喝到连他们自己也忘记了他们是为什么聚到这里来吃、来喝的原因了。他们谁也不会去想一想，兰英姐姐要嫁的那个男人好不好，会不会疼她，她满意不满意……

那男人长了一脸的胡子，一双眼睛长得那么野。他也象那些参加婚礼的人一样放肆地吃着、喝着、笑着。他的笑声又大又刺耳，逢到他笑的时候，就象放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排炮，总是吓得我心惊肉跳。

兰英姐姐就要走了。她骑在那匹小毛驴上，小毛驴儿的脖子上挂着的小铜铃擦得真亮。铜铃上还挂着红缨子，鞍子上还铺着红毡子。兰英姐姐的发辫梳成

了髻子，插着满头的红绒花儿，耳朵上摇曳着长长的银耳环，穿着红袄、绿裤子。脸蛋是那么的丰腴，嘴唇是那么的鲜红。一个多么漂亮、多么新鲜的新媳妇啊。

我伤心地想到，她再也不是我的兰英姐姐了，她已经变成那个男人的新媳妇喽。我好嫉妒、好悲哀哟！我巴不得那个男人一个失脚踏到地狱里才好。

迎亲的唢呐吹起来了。好火热的唢呐哟。兰英姐姐却哀哀地哭起来了。我明明知道村子里的姑娘出嫁时都要哭的，但兰英姐姐的啼哭却使我分外气闷。她哭的是什么？是惋惜一去不再复返的少女时代？是舍不得爹娘兄弟？是害怕以后就要陪着一个陌生的男人过着的漫长岁月？那日子真长啊，长得让人看不见头。

这以后，我就很少看见兰英姐姐了。偶尔她回娘家住上几天，也总是躲在屋子里不肯出来。人们渐渐地忘记了曾经有那么一个愉快而美丽的姑娘在这里出生、长大、出嫁……更忘了在那姑娘的婚礼上，吃过、喝过用卖她得到的麦子换来的美酒佳肴、换来的他们的欢乐……

过了几年，我听说那男人得了一场暴病，死了。我暗暗地为兰英姐姐松了一口气。

以后，兰英姐姐也能常常回娘家了。

可是，那曾经丰满的脸蛋象是用刀一边削下去了一块，又总是蜡黄、蜡黄。闪亮、闪亮的眼睛变得又黑、又暗、又深，让人想到村后那孔塌陷的、挂满了蛛网的、久已无人居住的废窑。她老是紧紧地抿着变得薄薄的嘴唇——那嘴唇曾是那样的鲜红。

她锄地、她割麦、她碾场、她推磨……逢到冬天农闲有太阳的时候，她就靠着场边的麦秸垛纳鞋底。一双，又一双，没完没了。那鞋有西家铁蛋的，鞋面上做个老虎头；有东家黑妞的，鞋面上绣朵红牡丹。可是，她再也不给我扎风筝了。我呢，也长大了，在镇上的中学里念了书，我的生活有了更多的内容，放风筝的游戏也不再象从前那样吸引我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害怕见她，她的眼神让我看了之后总是觉得心口堵得慌、喘不上气来。而在那个年龄，我本能地逃避着阴暗。为了这个，我又觉得有点对不起她，倒好象是我把她一个人扔在那阴暗里了。

生活象一条湍急的河流，它把我带到这里，又带到那里。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三十多年的岁月已在转眼之间过去，我常常想起她，想起那个曾经快乐而美丽的姑娘。

1978. 8.

1993. 9. 改写